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門法律卷三

詳校官太醫院醫官臣姜晟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醫門法律卷三

南昌喻昌撰

中寒門 論一首 法十三條 律三條 比類法六十九條

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分配手足各六經百病之生莫不繇之軒岐論列要在於此然原始上古經文先師僦季貸所傳每思洪荒初闢結繩紀事書從何來豈光音天化生世界蚤有天醫降下乎抑仰求大自在

天而得之乎然則醫藥者上天之載也窮理盡性至命首推醫學矣去古漸遠無階可升日取内經讀之其端緒或有或無有者可求無者將何求耶君相二火及燥氣未曾深及即寒之一氣頼先聖張仲景推演傷寒中寒為二論不知中寒論何以不入金匱之藏至晉初即無可搜求并其弟子衛沈四逆三部厥經亦亡從未有老醫宿學記載一語晉人之淺於譚醫豈待問哉設使晉代仙醫許旌陽葛稚川之流仰

遡丹臺紫府大自在天之藏得其原論亦未必為當世之所好矣昌既尚論傷寒論不揣凡鴐竊欲擬議仲景傳世之文以窺見不傳之一斑後及内經之風熱暑濕并燥火𤦺畧百病傳訛綿力任重老而不休志非不苦但以從不見聞之說定為率由坦道按劒而詫不祥在所不免然十百中豈無二三知巳取其大闗畧其小失乎見為是者因其是暢發奥旨見為非者因其非另豎偉議總不肯安上世至今相沿之

黯汶而必欲耀之光明有仲景表章內經於前有諸君子表章內經金匱於後昌於後輩中如雜劇登場漫引其端要不謂非箇中人物也且昌數十載寤寐誠求纔脫凡身必承提命此番公案尚有待於再來云

陰病論

喻昌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不息陰靜而有常二氣交而人生二氣分而人死二氣偏而病起二

氣乖而病篤聖神憂之設為醫藥調其偏駁使歸和平而民壽已永覲於生氣通天論中論人身陽氣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是雖不言陰病而陰病之機宛然可識但三皇之世如春陽和司令陰靜不擾所以内經凡言陰病但啓其端弗竟其説厥後國政乖訛陽舒變為陰慘天之陽氣閉塞地之陰氣冐明冐明者以陰濁而冐蔽陽明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言之矣民病因之横夭宏多究莫識其所

以横夭之故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十卷治傳經陽病著卒病論六卷治暴卒陰病生民不幸卒病論當世即已失傳豈非其時賢士大夫莫能深維其義金匱玉函置而弗收其流布民間者悉罹兵火之厄耶仲景已後英賢輩出從未有闡揚其烈者惟寒祇和於中寒一門微有發明誨人以用附子乾薑爲急亦可謂仲景之徒矣然自有醫藥以來祇道其常仲景兼言其變咤而按劒勢所必至越千百年祇和草澤一家之言已不似仲

景登高之呼況有丹溪節齋諸縉紳先生多主貴陰賤陽立說曰陽道饒陰道乏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曰陰氣難成易虧故早衰製為補陰等丸畸重乎陰疇非至理第於此道依樣葫蘆未具隻眼然世醫莫不奉以為宗即使卒病論傳之至今亦與傷寒論同其悠悠汶汶也已嗟乎化日舒長太平有象亂離愁慘殺運繁興救時者儻以貴陰賤陽為政教必國非其國治病者倘以貴陰賤陽為藥石必治乖其治矣豈通論哉昌尚論仲

景傷寒論於凡陰病見端當以回陽為急者一一表之吾門已駸駸知所先矣今欲并度金鍼暢言底裏易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晝為陽羣陰莫不潛伏夜為陰羣陰得以現形諸鬼為之夜食一切山精水怪揚氛吐燄伎倆無窮比雞鳴則盡隱矣葢雞鳴夜雖未央而時則為天之陽也天之陽開故長夜不至漫漫而將旦也陰病之不可方物此見一斑而誰為燃犀之照也哉佛說四百四病地水火風各居百一是則四百四病皆為

陰病矣夫水火木金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不獨畸於陰然而五形皆附地而起水附於地而水中有火火中有風人所以假合成身身所以相因致病率稟四者金性堅剛不受和合故四大惟金不與證無生者必修西方佛土有繇然也世人但知地氣靜而不擾偶見地動便駭為異不知地氣小動則為災眚大動則為刧厄刧厄之來天地萬物凡屬有形同歸於壞然地氣有時大動而世界得不速壞者則以玄天真武坐鎮北方攝

伏龍蛇不使起陸以故地動而水不動水不動而水中之火火中之風自不動也仲景於陰盛亡陽之證必用真武湯以救逆者非以此乎至於戌亥混茫亦非天翻地覆互相混也天原不混於地迺地氣加天而混之耳蓋地水火風四輪同時轟轉雷擊沖射之威千百億道震盪於五天之中頃之攪毀太空混為一區而父母所生血肉之軀其陰病之慘烈又當何如禪宗有白浪滔天刼火洞然大千俱壞等語豈非四大解散之時實有

此象乎究竟地氣之加於天者止加於欲界色界等天不能加於無色界天所以上八景中忉利天宮萬聖朝真兜率内院諸天聽法各各身除中陰頂現圓光由此直接非想非非想天而入佛界法界覩大千世界若掌中一果矣更何刧運可加之耶刧運所加之天至子而開陰氣下而高覆始露至丑而陰氣盡返於地而太空始廓兩儀分奠厥位日月星辰麗乎天華嶽河海附乎地五天之氣散佈於列曜九地之氣會通乎山澤以清

以寧曰大曰廣庶類以漸萌生而天界隙中所餘暴悍濁陰動輒綿亘千萬丈排空直墜摧殘所生靡有孑遺天開地闢以後陰慘餘殃尚若此其可畏必至寅而駁劣悉返沖和天光下濟地德上承名木嘉卉纍纍垂實光音天人下食其果不復昇舉因得施生乃至繁衍而成天地人之三界也此義關係人身性命病機安危最宏最鉅儒者且置為不論不議醫者更蔑聞矣昌每見病者陰邪橫發上干清道必顯畏寒腹痛下利上嘔自

汗淋滴肉瞤筋惕等證即忙把住關門行真武坐鎮之法不使龍雷升騰霄漢一遵仲景已傳之祕其人獲安倘失此不治頃之濁陰從胸而上入者咽喉腫痺舌脹睛突濁陰從背而上入者頸筋麄大頭項若冰轉盼渾身青紫而死謂非地氣加天之刧厄乎惟是陡進附子乾薑純陽之藥亟驅陰邪下從陰竅而出非與迅埽濁陰之氣還返地界同義乎然必盡驅陽隙之陰不使少留乃得功收再造非與一洗天界餘氛俾返沖和同義

乎會仲景意中之法行之三十年治經百人凡遇藥到莫不生全雖曰一時之權宜即擬為經常之正法可也醫學缺此誠為漏義謹立鄙論以開其端後有作者出其廣大精微之藴是編或有可採云爾

卒中寒者陽微陰盛最危最急之候經曰陰盛生内寒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泄不泄則温氣去寒獨留留則血凝血凝則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濇故中寒内經之言若此今欲會仲景表章内經之意敷陳一二

敢辭饒舌乎
經既言陰盛生內寒矣又言故中寒者豈非內寒先生
外寒後中之耶經既言血凝脉不通矣又言其脉盛大
以濇者豈非以外寒中故脉盛大血脉閉故脉濇耶此
中伏有大疑請先明之一者人身衛外之陽最固太陽
衛身之背陽明衛身之前少陽衛身之兩側今不繇三
陽而直中少陰豈是從天而下葢厥氣上逆積於胸中
則胃寒胃寒則口食寒物鼻吸寒氣皆得入胃腎者胃

之關也外寒斬關直入少陰腎藏故曰中寒也此内經所隱而未言者也一者其脉盛大以濇雖曰中寒尚非卒病卒病中寒其脉必微葢内經統言傷寒中寒之脉故曰盛大以濇仲景以傷寒為熱病中寒為寒病分别言之傷寒之脉大要以大浮數動滑為陽沉濇弱弦微為陰陽病而見陰脈且主死况陰病卒急必無反見陽脉之理若只盛大以濇二陽一陰亦何卒急之有哉此亦内經所隱而難窺者也

再推仲景以沉濇弱弦微為陰脉矣其傷寒傳入少陰經則曰脉微細今寒中少陰又必但言脉微不言細矣葢微者陽之微也細者陰之細也寒邪傳腎其亡陽亡陰尚未可定至中寒則但有亡陽而無亡陰故知其脉必不細也若果見細脉則其陰先已內虧何繇而反盛耶

在傷寒證惟少陰有微脉他經則無其太陽膀胱為少陰之府纔見脉微惡寒仲景蚤從少陰施治而用附子

乾薑矣葢脉微惡寒正陽微所致詩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在天象之陽且不可微然則人身之陽顧可微哉腎中既已陰盛陽微寒自内生復加外寒斬關直中或没其陽於内滅頂罹殃或逼其陽於外隙駒避舍其人頃刻云亡故仲景以為卒病也

人身血肉之軀皆陰也父母搆精時一點真陽先身而生藏於兩腎之中而一身之元氣由之以生故謂生氣之原而六淫之外邪毫不敢犯故謂守邪之神暗室一

燈烱然達旦耳目賴之以聰明手足賴之以持行者矣昔人傲雪凌寒尋詩訪友猶曰一時之興到至如立功異域嚙雪虜庭白首猶得生還幾曾內寒生而外寒中耶故以後天培養先天百年自可常享苟為不然陽微必至陰盛陰盛愈益陽微一旦外寒卒中而以經常之法治之百中能有一活耶卒病之旨其在斯乎

腎中真陽得水以濟之留戀不脫得土以堤之蟄藏不露除施泄而外屹然不動而手足之陽為之役使流走

周身固護腠理而捍衛於外而脾中之陽法天之健消化飲食傳布津液而運行於內而胸中之陽法日之馭離照當空消陰除曀而宣布於上此三者豐亨有象腎中真陽安享太寧故有八十而御女生子餘勇可賈者矣即或施泄無度陽痿不用尚可遷延歲月惟在外在上在中之陽衰微不振陰氣迺始有權或膚冷不溫漸至肌鞕不柔衛外之陽不用矣或飲食不化漸至嘔泄痞脹脾中之陽不用矣或當膺阻礙漸至窒塞不開胸

中之陽不用矣乃取水土所封之陽出而任事頭面得陽而戴赤肌膚得陽而熯燥脾胃得陽而除中即不中寒其能久乎

寒中少陰行其嚴令埋没微陽肌膚凍裂無汗而喪神守急用附子乾薑加蔥白以散寒加猪膽汁引入陰分然恐藥力不勝熨蔥灼艾外內協攻迺足破其堅凝少緩須臾必無及矣此一難也

若其人真陽素擾腠理素疎陰盛於內必逼其陽亡於

外魄汗淋漓脊項强硬用附子乾薑猪膽汁即不可加葱及熨灼恐助其散令氣隨汗脱而陽無繇内返也宜撲止其汗陡進前藥隨加固護腠理不爾恐其陽復越此二難也

用附子乾薑以勝陰復陽者取飛騎突入重圍搴旗樹幟使既散之陽望幟爭趨頃之復合耳不知此義者加增藥味和合成湯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必至迂緩無功此三難也

其次前藥中即須首加當歸肉桂兼理其榮以寒邪中入先傷榮血故也不爾藥偏於衛弗及於榮與病即不相當邪不盡服必非勝算此四難也

其次前藥中即須加入人參甘草調元轉餉收功帷幄不爾薑附之猛直將犯上無等矣此五難也

用前藥二三劑後覺其陽明在躬運動頗輕神情頗悅更加黃芪白朮五味白芍大隊陰陽平補不可歇手蓋重陰見晛浪子初歸斯時摇摇靡定怠緩不爲善後必

墮前功此六難也

用羣隊之藥以培陰護陽其人即素有熱痰陽出蚤巳從陰而變寒至此無形之陰寒雖散而有形之寒痰阻塞竅隧者無繇遽轉為熱薑附固可勿施其牛黄竹瀝一切寒涼斷不可用若因其素有熱痰妄投寒劑則陰復用事陽即躁擾必墮前功此七難也

前用平補後巳示銷兵放馬偃武崇文之意兹後總有頑痰留積經絡但宜甘寒助氣開通不宜辛辣助熱壅

塞蓋辛辣始先不得已而用其毒陽既安堵即宜休養其陰何得喜功生事徒令病去藥存轉生他患漫無寧宇此八難也

昌粗陳病槩明告八難良工苦心此道庶幾可明可行矣然鹵莽拘執之輩用法必無成功愚昧鮮識之人服藥必生疑畏謹合陰病論請正明哲巨眼懇祈互相闡發俾卒病之古人人共明坦然率由詎非生民之厚幸乎

丹谿曰中寒者倉卒受寒其病即發而暴葢中寒之人乘其腠理疎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散溫補自解此胃之大虛不急治去生甚遠法當溫散理中湯甚者加附子其見解超出尋常矣然又曰有卒中天地之寒氣口傷生冷之物有外感無内傷用仲景法若挾内傷補中益氣湯加發散之藥必先用參芪托住正氣可見丹谿宗尚東垣猶在仲景宫牆之外未知其中宗廟百官之富美也

戴元禮曰中寒是身受肅殺之氣口食冰水瓜菓冷物病者必脉沉細手足冷息微身倦雖身熱亦不渇倦言語或遇熱病誤服此藥輕者至重重者至死在脉數者或飲水者煩燥動揺者皆是熱病寒熱二證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誤則殺人學者慎之按元禮國朝名醫中之翹楚也其於中寒畧窺大意未識輿旨且不曰以熱病法治之則死反曰熱病用此藥即死殊失主客然二老外更無有言及中寒者昌又

推其登壇建幟之功矣

律三條

凡治陰寒暴病恣用清涼藥者百無一活如此死者醫殺之也

凡治暴寒病胸中茫無真見雖用辛熱或以漸投或行監制時不待人倏然而逝醫之罪也

凡醫起一陰病者即可免一刼厄天理人事必至之符也其不能起人卒病而求幸免刼厄自不可得世有

藹藹吉人其擇術當何如耶

比類仲景傷寒論陽虛陰盛治法并死證三十一則

太陽經九法　太陰經一法　少陰經七法

少陰死證五法　厥陰經五法　厥陰死證五法

卒病論雖亡傷寒論固存也仲景於傷寒陽微陰盛惡寒之證尚不俟其彰著早用附子乾薑治之并灸之矣況於卒病乎況於卒病彰著之極者乎

茲特重加剖繹非但治卒病有據即遇傷寒危證

毫髮莫遁耳

仲景治傷寒傳經熱病邪在太陽之初便有用附子治陽虛九法

其一因誤用發汗藥致汗漏不止者用桂枝湯加附子為救法七　其證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

風傷衛之證原惡風加以誤汗則腠理盡開而惡風愈甚小便難者諸陽主氣陽亡於外膀胱之氣化自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四肢為諸陽之本亡

陽脫液斯骨屬不利也陽虚之人誤發其汗既可用

此方以救其陽未汗之先寧不可用此方以解肌得

汗乎仲景於桂枝湯中加人參加附子不一而足其

旨微矣

其一因誤汗致心悸頭眩身瞤動無可奈何者用真武

湯為救法八其證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

動振振欲擗地

汗雖出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況裏虛為

悸上虛為眩經虛為瞤身振振揺無往而非亡陽之象所以行真武把關坐鎮之法也

其一為發汗不解反惡寒者用芍藥甘草附子湯為救法　九　其證發汗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

未汗而惡寒邪盛而表實已汗而惡寒邪退而表虛陽虛則惡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發汗不解可知其熱猶在也熱在而别無他證自是陰虛之熱又當用芍藥以收陰此榮衛兩虛之救法也

其一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用茯苓四逆湯爲救法十

誤汗則亡陽而表虚誤下則亡陰而裏虚陰陽俱虚邪獨不解故生煩躁用此湯以救之前一證榮衛兩虚此一證表裏兩虚製方之妙又非表裏一言可盡益煩爲心煩躁爲腎躁故用乾薑附子入腎以解躁茯苓人參入心以解煩也

其一誤下而致脉促胸滿復微惡寒者用桂枝湯去芍

藥加附子為救法十一

脉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加以微惡寒則并腎中之真陽亦損而濁陰用事矣故去芍藥之陰加附子以回陽也

其一下之後復發汗脉沉微身無大熱者用乾薑附子湯為救法十二其證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

此證前一條云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

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誤汗亡陽誤下亡陰故云内外俱虚然不出方以用附子回陽人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此復教人以精微之蘊見亡陽一證較亡陰倍多然陽用事於晝者也熱煩燥擾不得眠見於晝者若此陰用事於夜者也安靜不嘔不渴見於夜者若彼豈附子人參陰陽兩平之可施乎必乾薑附子偏於辛熱乃足回其陽以協於偏勝之陰也

其一風濕兩邪搏聚一家用甘草附子湯分解之法三十

其證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

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兩相搏聚注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殼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陽陽氣大傷之徵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為劑以復陽而分解外內之邪也又寒傷榮而無汗之證用桂枝附子湯即本方去朮加薑棗之制也其寒傷榮無汗而大便鞕小便自

利者知其邪不在表則本方去桂枝仍用朮藉其益土燥濕之用也三方原三法今併為一見治風濕相摶不出以回陽為急務耳

其一心下痞而惡寒汗出用附子瀉心湯復陽瀉痞兼而行之之法四十

瀉心湯有五曰甘草曰半夏曰生薑曰黃連曰附子以惡寒汗出陽虛之證較陰痞更急故用麻沸湯漬去痞之藥而侵入濃煎之附子汁雖曰一舉兩得其

所重從可識矣

其一誤用陽旦湯致逆用四逆湯救逆一法十五

陽旦湯者桂枝湯加黄芩之制也其人陽氣素衰者雖當夏月陽外陰内桂枝湯中可加附子不可加黄芩所以其人得湯便厥也若重發汗或燒針者誤上加誤非四逆湯不能回其陽矣

陽明少陽二經絶無用附子法惟太陽一經獨有不得不用之證葢太陽膀胱為腎之府腎中陽虛陰盛

勢必傳出於府以故纔見脉微惡寒漏汗惡風心悸頭眩肉瞤筋惕躁擾等證縱是傳經熱病不得不用薑附以消陰復陽也而暴病不繇傳經發熱卒然而至尚何等待而不用附子乾薑乎

太陰經一法

傷寒傳太陰經有自利不渴一證乃其人平素濕土之藏有寒也故用四逆湯為溫土之法五十

太陰濕土之藏有寒不用理中而用四逆者此亦可

見仲景之精義蓋水土同出一源冬月水煖則土亦煖夏月水寒則土亦寒所以土寒即陰內陽外非細故也用四逆以溫土抑何神耶

少陰經七法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用灸及附子湯外內協攻之法十六

口中和而不燥不渴其無裏證可知況背為督脈統督諸陽上行之地他處不寒獨覺背間寒者其為陽

虛而陰邪上凑又可知故外灸内溫兩法並施必求陰消陽復而後已也不知者謂傷寒纔一二日外證且輕何反張皇若此詎識仲景正以一二日即顯陽虛陰盛之證蚤從暴病施治所謂見微知著也若待至三四日勢必極盛難返不可救藥矣况於三四日以後其非暴病明矣又何用張皇也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用微發汗之法七十

得病纔二三日無吐利躁煩嘔渴裏證其當從外解無疑然少陰絶無發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陽惟此一證其外發熱無汗其内不吐利躁煩嘔渴乃可温經散寒取其微似之汗此義甚微在太陽經但有桂枝加附子之法葢太陽病無脉微惡寒之證即不當用附子及見脉微惡寒吐利躁煩等證亡陽已在頃刻又不當用麻黄即此推之凡治暴病而用麻黄者其殺人不轉睫矣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有用附子湯一法十六

一身骨節俱痛者傷寒太陽經病也若手足寒而脉沉則腎中真陽之虛審矣可見身體骨節之痛皆陽虛所致而與外感不相涉矣故用附子湯以助陽而勝腎寒斯骨屬之痛盡除也若以其痛為外感之痛寧不殺人乎

少陰下利脉微者有用白通湯一法十八

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有白通加猪膽汁一法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九十

少陰下利其人腎藏虛寒邪盛也脉微者與白通湯驅寒助陽斯利止脉健矣服之利不止轉至無脉嘔煩有加此因以熱藥治寒寒甚而格藥不入徒增其逆亂之勢也加猪膽汁為鄉導斯藥入而寒不為拒陽可回脉可出矣然脉必微續乃生暴出至死甚哉虛陽之易出難回也

少陰下利有水氣或咳或嘔者有用真武湯加減一法八

陰寒甚而水汎濫由陽虛不能攝水復不能生土以

制水以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或

小便亦利或咳或嘔水性汎濫則無所不之也因其

見證不一故有加減法餘見尚論篇

少陰下利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絶有用白通四

逆湯加減一法十二面色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

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少陰死證五條

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不治

陰盛無陽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陽回利止則生若利止更加眩冒則其止也乃陰已先亡故陽無依附浮越於上而神氣散亂時時自冒

也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脉不至不煩而燥者死

脉不至陽已先絶不煩而躁孤陰頃刻自盡矣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則真陽上越其下無根綿綿若存之地神機化

滅故主死也

少陰病脉微沉細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

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傷寒忌見陰脉故仲景謂少陰病脉沉者急温之令脉之微沉細具見外證嗜臥汗出不煩陽不為用矣自欲吐陰邪上干矣更加自利則藏氣必至盡絶矣况始先不煩令更煩躁始先欲寐令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綫之陽擾亂若此可復收乎

厥陰經五法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少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一法

陽邪當結於陽不結胸則陽虛可知陰邪當結於陰冷結在膀胱關元則陰盛可知

傷寒脉促手足厥逆者有灸之之法

脉見喘促陽氣內陷急遽不舒之狀也加以手足厥逆陽微陰盛必罹滅頂之凶故當灸之以通其陽也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用四逆湯一法 十五

大汗出而邪不除陽則反虛矣內拘急四肢疼下利

厥逆惡寒則陽之虛者已造於亡而陰之盛者尚未有極故用四逆湯以勝陰復陽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用通脉四逆湯一法下利裏寒加以外熱是有裏復有表也然在陽虛之人雖有表證其汗仍出其手足必厥纔用表藥立至亡陽不用表藥終是外邪不服故於四逆湯中加葱為治絲絲必貫為萬世法程

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用四逆湯

一法五十

嘔與微熱似有表也脉弱則表邪必不盛小便利則裏邪必不盛可見其嘔為陰邪上干之嘔熱為陽氣外散之熱見厥則陽遭陰掩其勢駸危非用四逆湯莫可救藥矣難治二字回互上條多少叮嚀見嘔而微熱與裏寒外熱毫釐千里用四逆湯即不可加葱以速其陽之飛越學者可不深研乎

厥陰死證四條

傷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灸所以通陽也厥不還則陽不回可知矣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腎主躁躁不得卧腎中陽氣越絶之象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為難治

先熱後厥病邪已為加進其厥復至七日之久所望者陽回厥返耳若更加下利是其虛寒深錮陽固無回馭之機陰亦有立盡之勢故難治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發熱而利裏虛而外邪內入也故曰有陰汗出不止表虛而內陽外出也故曰無陽

再按少陰腎中內藏真陽其死證舍真陽外亡別無他故矣乃厥陰之死證亦因厥逆不返下利不止致腎臟真陽久出不返乃成死候然則腎臟之真陽豈非生身立命之原乎覜此而卒病論之旨全現全彰

矣

比類金匱水寒五則

仲景卒病論既亡昌於卒暴中寒證歸重少陰腎藏之真陽惟真陽衰微不振外寒始得卒然中之著陰病論暢發其義矣透此一關於以讀仲景之書無往非會心之妙如金匱水氣病證治條下泛而觀之以為論水而已初不解其所指也詳而味之乃知水雖有陰陽之分要皆陰象要皆少陰腎

所專司少陰之真陽蟠盛屹然不露則水皆內附而與腎氣同其收藏無水患之可言也必腎中真陽虧損然後其水得以氾濫於周身而心火受其湮鬱脾土受其漂沒其勢駸成滔天莫返矣故特發金匱奥義數則於左以明治之一斑

金匱五水之分曰風水曰皮水曰正水曰石水曰黃汗其風水皮水黃汗雖關於腎屬在陽分至於正水石水則陰分之水一切治陽水之法所不得施之者矣

正水其脉沉遲外證自喘北方壬癸自病故脉見沉遲腎藏水肺生水子病累母標本俱病故外證自喘內經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於皮膚跗腫腹大上為喘呼不得卧金匱正水之名葢本諸此石水其脉自沉外證腹滿不喘此因腎氣并於水而不動故脉沉水畜膀胱之內胞但少腹滿硬氣不上干於肺故不喘內經曰陰陽結斜陰多陽少名曰石水又曰腎肝并沉為石水以肝腎兩藏之

氣皆得貫入胞中故也而巢氏病源又謂石水者引兩脇下脹痛或上至胃脘則死其說果何所據耶葢石水既關肝腎二藏然則腎多即下結而難上肝多則挾木勢上犯胃界亦勢有必至耳　葉永言少腹有瘕即石水之證偶因感發痛楚叫喊醫不察誤以柴胡藥動其肝氣且微下之嘔血如汚泥而死巢氏所指殆此類矣　門人問治葉永言病施何法則愈荅曰經言先痛而後病者治其本當先溫其疝瘕用

附子肉桂勝其寒救其陽止其痛後治其感可也醫
不知此而用小柴胡湯不應見其大便不通用導法
不應又繳下之詎知濁陰上逆必用溫藥陰竅乃通
設行寒下則重陰沍寒助其橫發敗濁之物傾囊倒
上貫胃出口所不免矣仲景既有動氣在下不可汗
下之戒又謂趺陽脉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
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蚤見及此葢不溫
其疝瘕反用寒下虛其胸中之陽則陽不布化陰得

上干洒至胸滿短氣敗濁一齊上湧而死也即是推之凡有疝瘕腹痛之證重受外寒其當溫經救陽允為定法矣本卷後採仲景治寒疝用烏頭煎方可參閱

金匱云少陰脉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脉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脉出者死

此論少陰病水之脉出見浮大則主死然風水皮水其脉皆浮妊婦病水其脉亦浮不在此例也夫少陰

者至陰也於時主冬沉脉見者水象與經氣皆所當然故其脉反出即是少陰經氣不得藏而外絶必主死矣究竟所謂脉出主死者非但以其浮也惟沉之而無脉然後浮之而主死耳

金匱云寸口脉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趺陽脉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脉卑少陰脉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

寸口脉沉為水遲為寒水與寒皆非外入之邪乃由

脾胃與衝脉二海合病所致葢胃海水穀之陽不布

則五陽虛竭故生寒衝脉血海之陰不生化則羣陰

内結故生水水寒相搏於二海故十二經脉所稟水

寒之狀應見於寸口也趺陽脾胃之脉隱伏難於推

尋其人必水穀不化脾氣衰則清濁不分於裏而鶩

溏胃氣衰則陽氣不行於表而身腫兩有必至者衝

脉為血之海屬右腎之藏三焦是其府男子以之藏

精女子以之繫胞同一源也然在女則陰血海多主病在男則陽三焦多主病其流各有不同焉且衝脉無可診也男子診其少陽脉卑知為三焦氣不化而小便不利婦人診其少陰脉細知為血海受病而經水不通是則男子之水由於氣不化女子之水由於血不通誠一定之理矣然而男子亦有病血者女子亦有病氣者仲景方中氣病多有兼血藥者血病多有兼氣藥者葢必達權通變然後可造精微之域耳

金匱舉治水寒次第之法設為問答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沖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脉何類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脚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重復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

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沖氣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脉沉為水脉緊為寒為痛水寒屬於腎足少陰之脉自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凡腎氣上逆必衝脈與之並行隨脈所過與正氣相沖擊遂成以上諸病陽衰之後結寒之邪發而上沖醫不治其沖氣妄吐下之遂損其腐熟水穀

傳化津液之胃於是渴而飲水小便不利至積水四
射沖氣乘虛愈擊尚可漫然治其水乎故必先治沖
氣之本沖氣止腎氣平則諸證自差未差者各隨所
宜補陽瀉陰行水實胃疏通闗元之積寒久痺可也
立一法而前後次第了然無忒學者可不知所宗乎
師曰寸口脉遲而濇遲則為寒濇則為血不足趺陽脉
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
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

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即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二十二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論見本方下

寸口以候榮衛趺陽以候脾胃脾胃虛寒則手足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故逆冷也逆冷之氣入積於中而不瀉則內之溫氣去寒獨留故腹滿也脾之募在季肋章門寒氣入於募正當少陽經脉之所過少

陽之府三焦也既不能行升發之氣於上焦必乃引其在腹與入募之寒相逐入於膀胱留積不去榮衛愈益不通腹滿胡緜而散耶有時陽雖前通然孤陽獨至衛氣終不充於腠理故惡寒陰雖前通然孤陰獨至終不溫分肉故痺而不仁必陰陽二氣兩相協和榮衛通行無礙而膻中之宗氣始轉宗氣一轉則離照當空濁陰之氣自從下焦二陰之竅而散第其散分虛實兩途氣實則從後陰喧吹而出氣虛則從

前陰淋滴而出是則寒氣之聚散總關於温氣之去存故名之曰氣分也此等竿頭進步之言讀其書者明飲上池而不知其味豈非腥穢汨之耶

比類金匱胃寒四則

反胃一證金匱無顓條但於嘔吐篇中發其義四段其脉其證皆主陽氣衰微立說但隱而不露今特發明彙入中寒門後以見人身陽氣所關之重又見胸中陽氣與腎中真陽差等不同而治寒病

之機了然心目矣

問曰病人脉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脉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脉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曰虛

此條仲景形容脉證之變態最為微妙凡脉陽盛則數陰盛則遲其人陽氣既微何得脈反數脉既數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葢脉之數由於誤用

辛溫發散而遺其客熱胃之冷由於陽氣不足而生其内寒醫不達權通變見其脉數反以寒劑瀉其無過致上下之陽俱損其脉遂從陰而變為弦上之陽不足日中巳前所食亦不消化下之陽不足日暮巳後陽亦不入於陰而糟粕不輸於大小腸從口入者惟有從口出而巳故曰胃氣無餘言胃中之陽氣所存無幾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

寸口脉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

血不足則胸中冷

此條顓論脉理雖不言證隱緯上條反胃之證不重舉耳人身之脉陽法天而健陰法地而翕兩相和合不剛不柔不疾不徐沖和純粹何病之有哉今微則陽不健運數則陰不靜翕陰陽兩乖其度榮衛不充而胸中冷又不啻上條客熱已也夫榮衛之氣出入藏府流布經絡本生於穀復消磨其穀是榮衛非穀不充穀非榮衛不化胸中既冷胃必不能出納其穀

證成反胃又何疑乎

趺陽脉浮而濇浮則為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脉緊而濇其病難治

脾氣運動則脉不濇胃氣堅固則脉不浮今脉浮是胃氣虛不能腐熟水穀脉濇是脾血傷不能消磨水穀所以陽時食入陰時反出陰時食入陽時反出葢兩虛不相參合故莫繇轉輸下入大小腸也河間謂

趺陽脉緊內燥盛而濕氣衰故為難治可見浮脉病成必變緊脉也况緊而見濇其血已亡乎上脘亡血膈間乾澀食不得入下脘亡血必并大小腸皆枯食不得下故難治也

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五十

嘔則穀氣不資於脉故脉弱弱則陽氣虛不能充於內外下焦虛則小便冷自利上焦虛則濁氣升上逼

迫其陽於外外雖假熱內實真寒證成厥逆所岀之陽頃刻決離而不返矣治之誠難也惟四逆一湯勝陰回陽差有可用耳

嘔證而兼厥逆下利乃陰寒之極陽氣衰微可知反胃之嘔乃關格之嘔陰陽兩病殊不與下利厥逆相雜不知金匱緣何重錄傷寒論中厥陰證一條入在反胃一門豈其誤以嘔與反胃為同證耶醫學之不明自昔已然可慨也已兹並辨明以見胸中之陽與

腎中之陽大不同也胸中之陽如天之有日其關係榮衛納穀之道最為扼要前三條所云是也益胸中下連脾胃其陽氣虛者陰血亦必虛但宜用沖和之劑以平調藏府安養榮衛舍純粹以精之藥不可用也腎中之陽如斷鼇立極其關係命根存亡之機尤為宏鉅後一條所云是也益腎中內藏真陽其陽外亡者陰氣必極盛惟從事剛猛之劑以摧鋒陷陣勝陰復陽非單刀直入之法不可行也如是而讀此四

章庶幾用法之權衡因誤編而愈益明矣

中寒色脉六則

中寒之色必見青者以青乃肝之色也故仲景云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謂厥陰挾少陰腎水為寒寒極則陽亡陽亡則死耳

唇口青身冷為入藏即死

五藏治内屬陰主藏精宅神血氣併寒邪而入堵塞之藏真之精氣不行神機化滅升降出入之道皆絶

榮絶則唇口青靈樞曰足厥陰氣絶則唇青肝藏血

氣絶則榮絶可知

脉脫入藏即死入府即愈

脫者去也經脉乃藏府之隧道為寒氣所逼故經氣

脫去其脉而入於内之藏即死入於内之府即愈也

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暴死

上者膻中三焦之府也又不盡指入藏言矣又如邪

容五絡狀若尸厥者以通血脉為治此但於頭面絡

脉所過通其血脉則愈又不盡指入府言矣可見脉脫入藏入府者脉之徵也血氣走痺於上者證之徵也參互考訂然後其死其愈可得詳耳

中寒脉散者

脉脫内入脉散外出内入猶有藏府之分外出則與陽俱亡而不返矣

尺脉遲滞沉細寒在下焦

溫經散寒其人可愈

比類金匱胸腹寒痛十七則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為陽身之前為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為陰之陽腹為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可煥然明矣茲舉内經金匱之奥相與繹之

經曰真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為神明之藏重重包裹百骸衛護千邪萬惡莫之敢干必自撤其藩神明不守寒邪乃得傷犯其用勝寒峻猛之劑僭逼在所不免昌嘗思之必大劑甘草人參中少加薑附豆蔻以溫之俾邪去而藥亦不存𨶺足貴耳若無大力者監之其敢以暴易暴乎

鍼經云足太陰之脉其支者復從胃別上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根脹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心中急痛此以脾病四迄之邪連及於心其勢分而差緩不若

真心痛之卒死矣即太陰推之足少陰厥陰客邪皆可犯心惟陽虛陰厥斯舟中皆敵國矣

厥心痛乃中寒發厥而心痛寒逆心胞去真心痛一間耳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不渴氣微力弱亦主旦發夕死急以朮附湯溫之二十一

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宜亟溫其經諸府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其勢甚銳宜亟溫其府至藏邪乘心而痛不可救

藥者多宜亟溫其心胞并注邪别脉經絡藏府淺深歷然乃可圖功

心痛者脉必伏以心主脉不勝其痛脉自伏也不可因其脉伏神亂駭為心虚而用地黄白朮補之益邪得溫藥則散加泥藥即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溫散之後可陰陽平補之

金匱論胸痺心痛之脉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以太過之陰乘不及之陽即胸痺心痛然總因陽虚故陰

得乘之陽本親上陽虛知邪中上焦設陰脉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惟陰脉弦故邪氣厥逆而上此與濁氣在上則生䐜脹同一病源也胸痺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陰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括蔞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甘草茯苓杏仁橘皮擇用對病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即清涼盡屏葢以陽通陽陰分之藥所以不得預也甚者則用附

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

發明三方於左臨病之工宜取則焉

金匱又錯出一證云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此即胸痺一門之證故用方亦與胸痺無別必編者之差誤今併論於此蓋陽受氣於胸陰乘陽位阻其陽氣布息呼吸往來之道若喘若嘔若噦實又不然但覺憒亂無可奈何故用半夏生薑之辛温以燥飲散寒患斯

愈也緣陰氣上逆必與胸中之飲結為一家兩解其邪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而胸際始曠也其用橘皮生薑及加竹茹人參皆此例也

發明金匱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用烏頭赤石脂丸二十六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寒之氣厥逆而上干者横格於胸背經脉之間牽連痛楚亂其氣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氣分諸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温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

氣難安而即於温藥隊中取用乾薑之泥赤石脂之濇以填塞厥氣所横衝之新隧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迺除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今人知有温氣補氣行氣散氣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氣攻衝之竇令胸背陰陽二氣並行不悖者哉

發明金匱胸痺緩急用薏苡仁附子散二十五

胸中與太空相似天日照臨之所而膻中之宗氣又

賴以苞舉一身之氣者也今胸中之陽痺而不舒其經脉所過非緩即急失其常度總因陽氣不運故致然也用薏苡仁以舒其經脉用附子以復其胸中之陽則宗氣大轉陰濁不留胸際曠若太空所謂化日舒長曾何緩急之有哉

發明金匱九痛丸二十七

仲景於胸痺證後附九痛丸治九種心痛以其久著之邪不同暴病故藥則加峻而湯改為丸取緩攻不

取急蕩也九種心痛乃久客之劇證即腎水乘心脚氣攻心之别名也痛久血瘀陰邪團結溫散藥中加生狼牙巴豆吳茱萸驅之使從陰竅而出以其邪據胸中結成堅壘非搗其巢邪終不去耳合三方以觀仲景用意之微而腎中之真陽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其所重不可識耶

金匱云趺陽脉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趺陽脾胃之脉而見微弦為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葢陰邪既聚不温必不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胠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繇腹而胠纔見一斑亟以温藥服之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當以温藥服之苞舉陰

病證治了無剩義蓋虛寒從下上正地氣加天之始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直捷痛快一言而終故卒病論雖亡其可意會者未嘗不宛在也

金匱云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

裏虛下利即當溫補藏氣防其竭絶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痿黄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象胸中寒實乃堅氷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即極力温之無能濟矣葢堅在胸而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絶耳孰謂虚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陰寒未實蚤為温之也乎

粳米湯二十九

發明金匱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用附子

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温飽其胃胃氣温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温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

發明金匱腹痛脉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寒疝繞腹痛若發則自汗

出手足厥冷其脉沉弦者用大烏頭煎三十

谿内經心疝之名推之凡腹中結痛之處皆可言疝不獨臯丸間為疝矣然寒疝繞腹痛其脉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邪即胃中之陰邪正即胃中之陽氣也論胃中水穀之精氣與水穀之悍氣皆正氣也今寒入榮中與衛相摶則榮即為邪衛即為正矣繞臍腹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陰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温合蜜之

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勢俾胃中陽旺榮中之邪自不能留亦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比類金匱虛寒下利六則

内經曰下利發熱者死此論其常也仲景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此論其暴也蓋暴病有陽則生無陽則死故虛寒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或其人藏中真陽未漓或得溫補藥後其陽隨返皆是美徵此但可收拾其陽協和其陰若慮其發熱反如

常法行清解之藥鮮有不殺人者矣

仲景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

手之三陽起於手足之三陽起於足故手足為諸陽之本而脉又為氣血之先平人氣動其息血充其形出陽入陰互為其根若陰寒極盛則陽氣不布於經脉五液不行聚而下利其脉則無其手足則冷去生遠矣此時藥不能及姑灸之以艾試其人陽氣之存

否若微陽未絶得艾氣之接引重布經脉手足轉温隨用温經囘陽藥以繼之若無根之陽反從艾火逆奔為喘則陽從上脫不復返矣吁嗟萬物觸陽舒之煖而生觸陰慘之寒而殺世人戕賊其陽猶或諉為不知醫操活人之術乃戕賊夫人之陽以促人之亡者豈亦諉之不知耶

仲景又曰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今自愈

上條昌會仲景意云灸後手足轉温隨用温經囘陽

藥以繼之今觀此條不藥自愈之證其與妙愈推愈廣益重緯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為未止脉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之文而致其精耳彼脉微弱而數利欲自止但得不死耳病未除也此獨言脉弱乃陰退陽復在表作微熱在裏作微渴表裏之間微有不和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矣仲景凡喫緊叮嚀處俱金鍼未度今僭明之益外感證在表則發熱在裏則作渴不但微熱不可盡去即作渴亦

有不同如少陰病五六日自利而渴其小便白者則不為裏熱而為腎虛引水自救設以裏熱之渴治之寧不殺人乎昌故㑹仲景意云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謂夫慮周千變之醫世難輕覯耳

仲景又云下利脉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此一條病機不但治傷寒病為扼要即治陰病最宜消息葢下利而本之陽虛陰盛得至脉數而渴是始

焉陰盛今則陽復矣故自愈也設不愈則不但陽復必其陽轉勝夫陰而匱膿血也五運六氣有勝必有復内經謂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可見復則必有過甚之害夫既復矣而更贊之欲何求耶治陰病者其陽已復而重贊之寧不亢而有悔哉

仲景又云下利脉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熱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虚故也

太陽陽明併病面色緣緣正赤者為陽氣拂鬱在表宜解其表此之下利脉沉遲而面見小赤身見微熱乃陰寒格陽於外則身微熱格陽於上則面小赤仲景以為下虛者謂下無其陽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虛也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陽尚有根或服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復返而與陰爭差可恃以無恐葢陽返雖陰不能格然陰尚盛亦未肯降必鬱冒少頃然後陽勝而陰出為汗陰出為汗邪從外

解自不下利矣鬱冒汗出儼有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象陽入陰出從危轉安其機之可畏尚若此誰謂陰邪可聽其盛耶

仲景又云下利後脉絶手足厥冷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脉不還者死

脉絶不惟無其陽亦無其陰陽氣破散豈得陰氣不消亡乎晬時脉還乃脉之伏者復出耳脉豈有一息之不續耶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陽氣而觀其脉之

絶與伏耳故其方即名通脉四逆湯服後利止而脉仍不出是藥已大憊其非脉絶可知又加人參以補其亡血斯脉自出矣成法具在宜究心焉

醫門法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門法律卷四

詳校官太醫院醫官臣姜晟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醫門法律卷四

南昌喻昌撰

中寒門諸方

一附薑白通湯　治暴卒中寒厥逆嘔吐瀉利色清氣冷肌膚凜慄無汗盛陰沒陽之證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各五錢）　葱白（五莖取汁）　猪膽（大者半枚）

右用水二大盞煎附薑二味至一盞入葱汁并猪膽

汁和匀温服再用葱一大握以帶輕束切去兩頭留白二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葱白上面取其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内外協攻務在一時之内令得陰散陽回身温不冷次用第三方

附薑湯 治卒暴中寒其人腠理素虛自汗淋漓身冷手足厥逆或外顯假熱躁煩乃陰盛於内逼其陽亡於外即前方不用葱白也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各五錢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略加猪膽汁一蛤蜊殼侵和温冷服不用葱熨及艾灼

三附薑歸桂湯 治暴病用附薑湯後第二服隨用此方繼之因附薑額主回陽而其所中寒邪先傷榮血故加歸桂驅榮分之寒纔得藥病相當也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 當歸 肉桂各二錢五分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入蜜一蛤蜊殼温服

四附薑歸桂參甘湯 治陽氣將回陰寒少殺略有端緒第三服即用此方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 當歸 肉桂各一錢五分 人參 甘草炙各二錢

右用水二大盞煨薑三片大棗二枚自汗不用煨薑煎至一盞入蜜三蛤蜊殻温服

五辛温平補湯 治暴中寒證服前三方後其陽已回身温色活手足不冷吐利漸除第四方即用此平調

藏府榮衛俾不致有藥偏之害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各五分 當歸一錢 肉桂五分 人參

甘草炙 黄芪蜜炙 白朮土炒 白芍酒炒各一錢 五味子十二粒

右用水二大盞煨薑三片大棗二枚劈煎至一盞加

蜜五蛤蜊殻温服

六

甘寒補氣湯 治中寒服藥後諸證盡除但經絡間

微有窒塞辛温藥服之不能通快者第五方用甘平

助氣藥緩緩調之

人參一錢 麥冬一錢 黄芪蜜炙一錢二分 白芍一錢酒炒 甘草炙七分

生地黄二錢 牡丹皮八分 淡竹葉鮮者取汁少許更炒乾者用七分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加梨汁少許熱服無梨汁用竹瀝可代

六方次第昌所自訂者也然仲景卒病方論無傳難以徵信再取傷寒論并金匱治虛寒諸方發明為例見治熱病雜病之虛寒者用藥且若此而治暴病之說可深信不疑矣更取諸家方治評定得失大意以

昭法戒傷寒十四方金匱十二方評定通用成方十

則共得四十二方

七

桂枝湯加附子方　治傷寒發汗過多汗漏不止惡

風小便難四肢微急亡陽之證方論俱見本集前

桂枝三錢　芍藥三錢酒炒　甘草二錢炙　附子炮去皮臍三錢　煨薑二錢

大棗二錢劈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温服

按漏汗亡陽之證煨薑辛散酌用一錢可也

八 真武湯　治太陽誤汗不解悸眩瞤振亡陽之證又治少陰腹痛下利有水氣之證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

細辛乾薑之辛以散水寒五味之酸以收肺氣而止欬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茯苓淡滲而利竅小便既利即防陰津暗竭不當更滲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芍藥收陰而停液非下利之所宜乾薑散寒而燠土土燠則水有制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成半斤

嘔加生薑宜矣乃水寒上逆為嘔正當用附子者何以反去之耶蓋真武湯除附子外更無熱藥乃為肺胃素有積熱留飲慣嘔而去之又法外之法耳觀後通脉四逆湯嘔者但加生薑不去附子豈不甚明所以暴病之嘔即用真武尚不相當也

九

芍藥甘草附子湯　治傷寒發汗不解反惡寒陽虛之證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一升五合温服半升

十茯苓四逆湯 治傷寒汗下屢誤陰陽兩傷煩躁之證

茯苓六兩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十一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治傷寒下之後脉促胸滿

微惡寒陽虛之證　又治風濕相搏之證去芍藥加

白朮亦治風濕相搏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炮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劈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

服一升

乾薑附子湯　治傷寒下之後復發汗晝煩躁夜安

靜脉沉微陽虛之證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十三 甘草附子湯 治風濕相搏煩疼掣痛短氣惡風陽虛之證

甘草二兩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十四附子瀉心湯　治傷寒心下痞惡寒汗出熱邪既盛真陽復虚之證金匱有大黄附子湯亦同此意見二十九方

大黄二兩　黄連　黄芩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別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十五四逆湯　治三陰經證四肢厥冷虚寒下利急温其藏之總方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溫再服

十六

通脉四逆加減湯 治厥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厥逆惡寒脉微欲絶之證即用前四逆湯方面色赤者

加葱九莖 面色赤陽格於上也加葱通陽氣也故名通脉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 腹中痛真陰不足也去葱惡其順陽也加芍藥收陰也

嘔者加生薑二兩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咽痛陰氣上結也去芍藥惡其斂氣聚陰也加桔梗利咽也

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利止邪欲罷也脉仍不出陽氣未復也脉者氣血之先陽氣未復亦兼陰血不充故加人參補其氣血也去桔梗者惡其上載而不四通也

十七白通湯　治少陰病但見下利藏寒陰盛用此以通其陽勝其陰

葱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十八 白通加猪膽汁湯 治少陰下利脉微與上白通湯服之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用此加猪膽汁湯為鄉導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葱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五合 猪膽汁一合

巳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無膽汁用人尿亦可

十九 附子湯 治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陽虚之

證灸後用此方又治少陰身體痛手足寒脉沉陽虚之證

附子二枚去皮破八片 茯苓二兩 人參二兩 白术四兩 芍藥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附子甘草湯 治傷寒少陰經二三日無裏證用此方温經微發其汗金匱用治少陰水病少氣脉沉虚脹者發其汗即已又少陰無裏證而有表證反發熱者去甘草加細辛名麻黄附子細辛湯二方皆

少陰表法也

已上十四方引證仲景傷寒證治

二十二 白朮附子湯　金匱治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轉側脉浮虛而濇者用桂枝附子湯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用此方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生薑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劈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

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冐狀勿怪即是

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又近効方朮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用

此方煖肌補中益精氣

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　治氣分心下堅大如二十二

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　麻黃二兩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金匱論水氣病寸口脉遲而濇至名曰氣分一段奥義前明之矣今覩此證氣分之水結聚心下堅大如盤内水與外風相挾漫無解散之期榮衛之氣且無繇通行相得膻中之大氣更無繇豁然而轉其氣秖從邊旁走動如旋杯之狀苦且危矣此方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而合麻黄附子細辛湯之溫散明是欲使少陰之水寒

及所挾之外風一汗而内外雙解無餘故云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則愈其非少陰水寒及不挾外風之證自是胃中蓄積水飲至多上結心下但用枳實白朮二味治其水飲腹中耎即當散矣金匱雖未明言究竟氣分之水不越此陰陽二治故不厭其複重繹於此方之下

二十三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又治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　又治短氣有微飲引從

小便出

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 薯蕷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各三兩 桂枝 附子各一兩炮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金匱用崔氏八味丸成方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者

脚氣即陰氣少腹不仁即攻心之漸故用之以驅逐

陰邪也其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則因過勞

其腎陰氣逆於少腹阻遏膀胱之氣化小便自不能

通利故用之以收攝腎氣也其短氣有微飲者飲亦陰類阻其胸中空曠之陽自致短氣故用之引飲下出以安胸中也乃消渴病飲水一斗小便亦一斗而亦用之者何耶此不但腎氣不能攝水反從小便恣出源泉有立竭之勢故急用之以逆折其水不使順趨也夫腎水下趨之消腎氣不上騰之渴舍此曷從治哉後人謂八味丸為治消渴之聖藥得其旨矣然今世以為壯水益火兩腎平補之套藥曾不問其人

小便之利與不利口之渴與不渴一槩施之總於金匱之義有未悉耳

二十四 括蔞瞿麥丸　治小便不利有水氣其人渴

括蔞根二兩 茯苓三兩 薯蕷三兩 附子一枚炮 瞿麥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金匱治小便不利而淋且渴者用之以其胃中有熱腹中有寒故變八味丸之制為此丸見其人趺陽脉數即胃中有熱

胃熱必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必數是其淋而且渴為胃熱中消明矣故用括蔞以清胃熱茯苓瞿麥以利小水然腎中寒水之氣上入於腹則腹中必冷故用附子以勝其寒方下云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製方之義可繹思也

二十五　薏苡附子散　金匱治胸痺緩急之證

薏苡仁二兩　大附子一枚炮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二十六　烏頭赤石脂丸　金匱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蜀椒一兩　烏頭半兩炮　附子半兩炮　乾薑半兩炮

赤石脂一兩煆淬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二十七　九痛丸　金匱治九種心痛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腫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

附子炮三兩　生狼牙炙香一兩　巴豆一兩去皮心熬研　人參

乾薑　吳茱萸各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桐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

日三服弱者二丸

附子粳米湯　金匱治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

滿嘔吐

附子一枚炮　半夏半升　甘草一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

二十九大建中湯　金匱治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

蜀椒二合去汗　乾薑四兩　人參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三十大烏頭煎　金匱治心腹痛脉弦緊邪正相搏即為

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者

烏頭 大者五枚熬去皮不㕮咀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日再服

又方治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用本方以桂枝湯五合解令少清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

醉狀得吐者為中病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即此合桂枝湯方也

三十一 大黄附子湯 金匱治脇下偏痛發熱其脉緊弦此寒也以温藥下之

大黄二兩 附子二枚炮 細辛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仲景治傷寒熱邪痞聚心下而挾陽虛陰盛之證用附子瀉心湯之法矣其雜證脇下偏痛發熱為陽其脉弦緊為陰寒上逆者復立此温藥下之一法然仲景諄諄傳心後世領略者鮮金匱又别出一條云其脉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數脉弦者當下其寒脉緊而遲者必心下堅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讀者罔識其指詎知皆以温藥下之之法耶其曰當下其寒曰陽中有陰試一提出其金鍼不躍

然乎

三十二 赤丸　治寒氣厥逆

茯苓四兩 烏頭二兩炮 半夏四兩洗一方用桂枝 細辛一兩千金作人參

右四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已上十二方引證金匱證治

三十三 論建中之法

傷寒有小建中湯一法乃桂枝湯加膠飴共六味治二

三日心悸而煩欲傳不傳之邪以其人中氣餒弱不能送邪外出故用膠飴之甘小小建立中氣以祛邪也金匱有黄芪建中湯一法於小建中湯内加黄芪治虚勞裏急自汗表虚肺虚諸不足證而建其中之衛氣也金匱復有大建中湯一法以其人陰氣上逆胸中大寒嘔不能食而腹痛至極用蜀椒乾薑人參膠飴大建其中之陽以驅逐濁陰也後人推廣其義曰樂令建中湯治虚勞發熱以之並建其中之榮血曰十四味建中湯治

臟氣素虛以之兩建其脾中腎中之陰陽仲景為祖後人為孫一脉淵源猗歟盛矣建中如天子建中和之極揖遜征誅皆建中内當然之事虛羸之體服建中後可汗可下誠足恃也至理中則變理之義治中則分治之義補中温中莫非惠先京國之大端矣緣傷寒外邪逼處域中法難盡用仲景但於方首以小之一字示其微意至金匱治雜證始盡建中之義後人引伸觸類曲暢建中之旨學者必於前人之方一一會其大意庶乎心手

之間無入而不自得也

三十四 論東垣升陽益胃湯黄芪補胃湯二方彚方諸書採

治惡寒之證其誤最大

惡寒一證大率陽虚所致有微甚之不同微者用桂枝湯加人參黄芪甚者并加附子仲景之法精且備矣後世全不究心但曰外感遵仲景内傷法東垣取東垣升陽益胃黄芪補胃二湯為表虚惡寒之治此不可不辨也葢表為陽表虚即表之陽虚故惡寒也與升陽益胃

之方迥不相涉升陽益胃者因其人陽氣遏鬱於胃土之中胃虛不能升舉其陽本内經火鬱發之之法益其胃以發其火也升陽方中半用人參黄芪白朮甘草益胃半用獨活羌活防風柴胡升陽復以火本宜降雖從其性而升之不得不用澤瀉黄連之降以分殺其勢製方之義若此至黄芪補胃湯則并人參不用而用白芷藁本升麻麻黄黄蘗大升小降之矣然陽火鬱於胃土之中其時寒必兼時熱其脉必數實其證必燥渴若不辨

而簡其方以治陽虛陰盛有寒無熱脉微不渴之惡寒寧不殺人乎

三十五　論扶陽助胃湯

此方乃東垣弟子羅謙甫所製治虛寒逆上胃痛之證遵内經寒淫於内治以辛熱佐以苦温之旨用附子乾薑之大辛熱者温中散寒用草豆蔻益智仁辛甘大熱者驅逐胃寒同為主治用甘草之甘温白朮陳皮之苦温温養脾氣以佐之寒水挾木勢侮土故作急痛用桂

以伐腎邪用芍藥以瀉肝木用吴茱萸以泄胸中厥逆之氣三使分猷而出井井有條謙甫師事東垣二十年盡得東垣之學觀此方以扶陽助陰胃為名明是中寒係於胃寒一似韓祗和法門較之升陽益胃不啻岐途矣要知東垣治火鬱發其火則烟熄謙甫治無火補其土則氣温用方者可不辨之於蚤乎語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徳謙甫真不愧東垣弟子矣

三十六 論附子理中湯

理中湯古方也仲景於傷寒證微示不用之意故太陽悞下協熱而利心下痞鞕表裏不解用理中湯加桂枝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及治霍亂證始仍理中之舊此見理中非解外之具矣然人身脾胃之地總名中土脾之體陰而用則陽胃之體陽而用則陰理中者兼陰陽體用而理之升清降濁兩擅其長若脾腎兩臟陽虛陰盛本方加附子又以理中之法兼理其下以腎中之陽較脾中之陽關係更重也後人更其名曰附子補中

湯換一補字去兼理之義遠矣實鑑復於本方加白芍白茯厚朴草豆蔻陳皮名曰附子溫中湯治中寒腹痛自利完穀不化脾胃虛弱不喜飲食懶言困倦嗜卧等證反重健運之陽不重蟄藏之陽倫亂成法無足取也夫既重溫脾附子可以不用既用附子溫腎即不當襍以白芍之酸寒況完穀不化亦豈厚朴陳皮豆蔻所能勝哉嗟夫釜底有火乃得腐熟水穀冷竈無烟世寧有不炊自熟之水穀耶後人之不逮古昔遠矣今人競宗

補腎不如補脾不知此語出自何典而庸俗方信為實有是說豈非俚淺易入耶又三因桂香丸潔古漿水散未免太過仲醇脾腎雙補丸未免不及太過則陽亢不及則陰凝總不若附子理中之無偏無陂矣

三十七

論增損八味丸

古方崔氏八味丸用附桂二味陽藥入地黃等六味陰藥之中金匱取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其意頗微葢地氣上加於天則獨用薑附之猛以勝之地氣纔入少腹

適在至陰之界無事張皇所以但用陽藥加於陰藥內治之不必偏於陽也至腎水泛溢婦人轉胞小便不利則變其名為腎氣丸而藥仍不變葢收攝腎氣則腎水歸源而小便自行亦無取偏陽為矣觀此則治陽虛陰盛之卒病其當用純陽無陰更復何疑後人於脚氣入腹少腹不仁而見上氣喘急嘔吐自汗不識其證地氣已加於天襲用此方不應乃云此證最急以腎乘心水尅火死不旋踵用本方加附桂各一倍終是五十步笑

百步不達卒病大關徒以腎乘心水尅火五臟受尅爲最急不知五臟互相尅賊危則危矣急未急也厥後朱奉議治脚氣變八味丸爲八味湯用附子乾薑芍藥茯苓甘草桂心人參白朮其義頗精於中芍藥甘草人參臨證更加裁酌則益精矣奈何無識之輩復以此湯插入已見去桂心加乾地黄以陰易陽奚啻千里而方書一槩混收詎識其爲奉議之罪人乎

三十八 論三因治自汗用芪附朮附參附三方

黄芪一兩附子五錢名芪附湯白术一兩附子五錢名术附湯人參一兩附子五錢名參附湯三方治自汗之證審其合用何方煎分三服服之其衛外之陽不固而自汗則用芪附其脾中之陽遏鬱而自汗則用术附其腎中之陽浮游而自汗則用參附凡屬陽虚自汗不能舍三方為治耳然三方之用則大矣芪附可以治虚風术附可以治寒濕參附可以壯元神三者亦交相為用其所以祗用二物比而成湯不襍他味者用其所當用

功効若神誠足貴也年高而多姬妾者每有所失隨進
參附湯一小劑即優為而不勞仕宦之家彌老而貌若
童子得力於此方者頗衆故治自汗一端不足以盡三
方之長也以黄芪人參為君其長駕遠馭附子固不能
以自恣朮雖不足以制附然遇陽虚陰盛寒濕沉錮即
生附在所必用亦何取制伏為耶金匱近効白朮附子
湯中即本方加甘草一味仲景取之以治痺證豈非以
節制之師緩圖其成乎急證用其全力即不可制緩證

用其半力即不可不制至急中之緩緩中之急不制而制制而不制妙不容言矣

三十九 論寶鑑桂附丸

方用川烏黑附乾薑赤石脂川椒桂六味為丸療風邪冷氣入乘心絡臟腑暴感風寒上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膂乍間乍甚經久不差按此方原倣金匱九痛丸之例治久心痛而云暴感風寒入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則是素無其病卒然而痛矣卒病宜用湯以盪

之豈有用丸且服至一料之理千萬方中獲此一方有合往轍又不達製方之藴學者將何所宗乎况邪在經絡則治其經絡邪在府則治其府邪在臟則治其臟此方即變為湯但可治臟病不可治府及經絡之病葢臟為陰可勝純陽之藥府為陽必加陰藥一二味以監制其僭熱經絡之淺又當加和榮衛并宣導之藥矣因併及之

論得效單蟠丸 四十

虛寒泄瀉宜從温補固矣然久瀉不同暴病且有下多亡陰之戒方中用附子勝寒當兼以參朮如理中之例可也乃用乾薑復用良薑用蓽撥復用胡椒用丁香復用豆蔻惟恐不勝其瀉曾不思五臟氣絶於內則下利不禁其敢以一派香燥坐耗臟氣耶後人復製萬補丸雖附子與人參當歸白朮同用而仍蹈前轍丁沉乳茴草蔻肉蔻薑桂蓽撥既無所不有更加陽起鍾乳赤脂石性之悍冀圖濇止其瀉而不知盡刼其陰徒速人臟

氣之絶耳用方者鑒諸

四十一 論本事温脾湯

學士許叔微製此方用厚朴乾薑甘草桂心附子各二兩大黄四錢煎六合頓服治錮冷在腸胃間泄瀉腹痛宜先取去然後調治不可畏虚以養病也叔微所論深合仲景以温藥下之之法其大黄止用四錢更為有見夫錮冷在腸胃而滑泄矣即温藥中寧敢多用大黄之猛重困之乎減而用其五之一乃知叔微之得於仲景

者深也仲景云病人舊微溏者梔子湯不可與服又云太陰病脉弱便利設當行大黄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即是觀之腸胃錮冷之滑泄而可恣用大黄耶不用則温藥必不能下而久留之邪非攻不去多用則温藥恐不能制而洞下之勢或至轉增裁酌用之真足法矣玉機微義未知此方之淵源不為首肯亦何貴於論方哉

四十二 論本事椒附散

治項筋痛連背髀不可轉移方用大附子一枚炮去皮臍為末每服二錢用川椒二十粒以白麪填滿水一盞生薑七片同煎至七分去椒入鹽空心服叔微云予一親患此服諸藥無効嘗憶千金髓有腎氣攻背強一證處此方與之一服瘥觀此而昌陰病論中所謂地氣從背而上入者頃之頸筋粗大頭項若冰非臆說矣夫腎藏真陽陽盛則百骸温煖陽衰則一身沍寒至陽微則地氣上逆者其冷若冰勢所必至此但項筋通連背髀

殊非暴證且獨用附子為治則暴病必藉附子全力大劑服之不待言矣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安得起宋代之叔微劇談陰病乎

醫門法律卷四